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大會堂 弘藝揚韻半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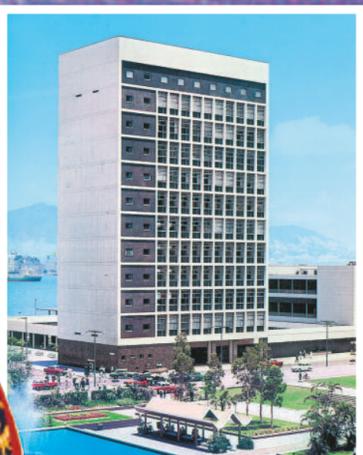
香港管弦樂團團長嘉秉寧 (Carl Pini) 與樂團排練 攝於一九八一或一九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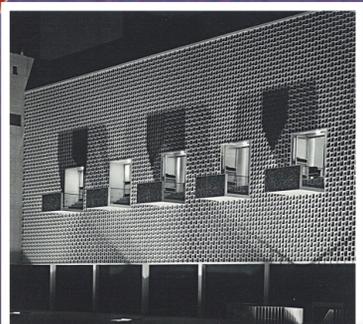
香港管弦樂團首任音樂總監林克昌 (Lim Kek-tiang) 與樂團合照 攝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一九六一年，興建中的大會堂高座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大會堂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音樂廳休息室建有小露台，觀眾在中場休息時可欣賞維港海景

捧著同業友好周凡夫為香港大會堂五十周年親撰的專書《大會堂五十年的故事》，撫今追昔，不禁泛啟幕幕回憶。

當年長期獨領風騷

時光倏忽，歲月嬗遞，轉瞬間大會堂已經半百。本來對一幢身負藝術文教重任的會堂來說，五十年絕不算老，甚至可以說是風華續茂，光艷如昔。然而，香港大會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經歷了長期獨領風騷的歲月，其後隨着文化中心以及各區大會堂、文娛中心及劇院以至各大小圖書館相繼建成，加上近年填海工程以及天星碼頭遷移，它的戰略價值早已減卻，文藝樞紐的地位亦遠不如昔！日後西九文化區落成後，大會堂的地位，恐怕只降不升。筆者作為典型的「五十後」，親睹大會堂的半百轉變，當然緬懷不已，感興殊深。

筆者幼年亦即大會堂建成後不久，從上環的舊居搬至九龍，可是由於上學的地點是港島半山，而當時既無巴士，亦無地鐵，因此每天上課回家，不是取道天星碼頭，就是經由統一碼頭過海。那些年，回家前總愛走到此連碼頭頭的大會堂踴躍一番。從大會堂信步出來，沿着海岸，邊走邊看尚未大興填海的維港及對岸，倒也寫意。

見證「港樂」業餘時代

踏入高中及預科階段，筆者開始在大會堂觀賞各式節目。單以管弦樂而言，筆者早在香港管弦樂團尚處於業餘時代，亦即林克昌與蒙馬時代，已經常常捧場，更見證了董麟與樂團由蜜月期轉變至交惡的時代。

早年的大會堂，一肩盡擔戶內的各種藝術表演。及至七十年代末，浸會學院的大專會堂啓用後，在某個輕微的程度上，分擔了大會堂作為表演場地的任務。例如粵劇及古典音樂表演。當年「港樂」除周五在大會堂演出外，亦於周六在大專會堂再演一場。筆者份屬樂痴，每每看完「港樂」在大會堂表演後，翌日便跑到大專會堂再看一遍。年輕時的激情熱忱，此刻回首，亦不覺莞爾。

高座演講室聽中樂

當年的香港中樂團，尚處業餘時代，未備規模，很多時候所謂樂團的表演，都是以三數樂手的小型組合，在大會堂高座演講廳舉行。其時的演講廳，兼負舉行小型音樂會或說唱藝術（例如蘇州評彈）之責。當年中樂團的樂手，絕大部分都是業餘，造詣難望上乘，一曲奏來，常有錯音走音。然而，觀眾不以為意，只管陶醉於樂曲之中。

筆者當年以學生身份而得以恭逢大會堂的一些盛事，實在與有榮焉。其中最難

忘的盛事，當然是每年的香港藝術節。由於往昔每年表演節目不多，難得一年只有一次的藝術節，當然趨之若鶩。不過，更難忘的，是排隊購票的窘相。須知當年既無電腦售票，亦無電話訂票，學生如要買票，亦不得郵購，只得排隊候。

買學生票大排長龍

當年的學生優惠票，與今天大不相同。首先，優惠並非以半價售予學生，而是只需兩折。不過，且慢歡喜。所謂兩折的學生優惠票，是當正價門票全面推出而到了某個日子後，才將所剩的門票售予學生。萬一碰上全場滿座，門票早已售罄，也只得輕嘆奈何。為求在剩票中買到自己屬意的節目，我們這班無力以正價購票的貧苦學生，總是在指定的學生票售賣日，起個大早，在六、七點前便趕去大會堂排隊。可是每年比筆者早到的，大有人在。七點過後，大會堂邊上已經出現一條長長的人龍了。每年總得花上半天購票，而且保證不了買到心中所愛。這些算不算是我們這班酷愛演藝的「五十後」的集體回憶呢？

文藝重責 大為縮減

除了表演藝術，大會堂亦不時放映電影。猶記得七、八十年代，德國文化在歌德學院大力推動下，在香港廣為弘揚。大會堂亦是放映德國電影的熱門場地。筆者在該段時期，亦經常觀賞。

大會堂另有兩個主要場地不能不提。其一是高座圖書館連參考圖書室及閱覽室；其二是低座一樓的展覽廳，早年，香港公立圖書館極為缺乏，而且經濟尚待騰飛，大會堂圖書館因此成為一般愛書之人的好去處。至於展覽廳，更是視覺與裝置藝術展覽的不二之選。特意前來觀賞展覽的人，固然不少，而前往音樂廳或劇院看表演的觀眾，亦大都樂意順道走進展覽廳瀏覽一番。

可惜，時移勢易，大會堂一枝獨秀的局面早已消失，它所肩負的藝術文教重責，已經大為縮減。當年風華獨佔，只怕一去不返！

塵紓



中樂團音樂總監關迺忠指揮香港中樂團在大會堂演出

郎朗英倫奏貝多芬協奏曲

為了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八十五周年，著名鋼琴家郎朗日前在英國倫敦阿爾伯特大廳，攜手英國愛樂樂團和指揮名家薩洛寧，連開三場協奏曲音樂會，演奏了全部貝多芬的五首鋼琴協奏曲，以其超絕的琴技和深刻的理解吸引了一萬八千名觀眾，贏得古典樂迷與主流媒體的讚譽。

這次為慶祝阿爾伯特大廳一百四十周年的節目，也是郎朗首次在歐洲一氣呵成地連續完成貝多芬協奏曲的演奏。

《獨立報》發表 Michael Church 的樂評說：「貝多芬第一鋼琴協奏曲，郎朗以非常莊重的態度來演奏，音色控制極好。指揮家薩洛寧和交響樂隊也跟隨郎朗的音樂，讓他有足夠的空間來自由的詮釋作品。」

樂評人 Ivan Hewett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即使在遙遠音樂節，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演奏貝多芬全套協奏曲也是極其難得的。而郎朗卻輕而易舉地完成這項任務。他的演奏使諸多不同觀眾着迷。這位年輕的中國人用他瀟灑的表現打動了英國觀眾。」在評論第一場音樂會時他指出：「這場音樂會，郎朗選擇了貝多芬鋼琴協奏曲中最活躍的第一首，和最綿延的第四首。這兩部作品都在李斯特「英雄主義」時代之前，郎朗在音樂中的表現極其自然，有如此曲為他量身定做。」「第四協奏曲具有悲劇色彩的慢樂章，郎朗展現了他最樸素而又打動人心的音樂語言。」

本報記者 井欽園



郎朗在倫敦阿爾伯特大廳演奏貝多芬鋼琴協奏曲，演奏者與觀眾都陶醉在樂韻中

羅晶首演《流聲殘韻》



古箏演奏家羅晶

【本報訊】羅晶與香港中樂團將於明晚在沙田大會堂舉行古箏音樂會，演繹八首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風格的名家作品。

本次音樂會有三個看點。一是羅晶古箏獨奏曲。三首獨奏曲，《高山流水》取自中國「十大經典古曲」，採用絲弦演奏。潮州弦索樂《思凡》、《蜜柑紅》，則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常用的鋼絲演奏，配以佛樂器木魚和青磬，意境非同凡響。羅晶說：「鋼絲音色清越、餘音悠長，對演奏要求高，如果控制得宜拿捏得當，韻味無窮。」

二是香港首演曲。中國歌舞劇院著名作曲家劉文金創作的《點染丹青》，由羅晶以古箏與以胡琴為主的拉弦樂隊協奏，既有創新元素又不失傳統。《流聲殘韻》改編自管弦樂曲，此次是中樂首演，羅晶將通過演繹這首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展現本地獨特文化。

三是民族樂器合奏曲。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王建民創作的《燁歌》，描寫的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閉月」貂蟬，由羅晶以古箏與竹管樂器洞簫和打擊樂器合奏，「柔美得使人陶醉」。德國作曲家老羅創作的新曲《逆水行舟》，則是羅晶以古箏與篋片樂器及打擊樂器合奏。壓軸的古箏協奏曲《西楚霸王》，是中國傑出音樂家何占豪的作品，一聽就知道是英雄史詩。

「羅晶與香港中樂團」音樂會將於明晚八時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

愛新覺羅家族展書法藝術



左起：宋守友、江素惠、愛新覺羅·燾健、鄭雙慶合照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周怡報道：清皇室愛新覺羅家族及畫家宋守友藝術展將於四月二十日在香港展覽中心舉行。展出的作品包括愛新覺羅·啓源及啓功的書法作品，以及愛新覺羅·燾健的書法作品一百幅，包括宋守友的畫作四十幅，愛新覺羅清代帝王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皇的書法藝術等。

燾健用心寫心經

兩位藝術家首次來到香港辦展覽，希望通過這門傳統藝術，向香港的朋友請教和學習，利用這樣的一個平台，促進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與溝通，更希望香港的年輕一代，尤其是學生通過這展覽，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有所認識、產生興趣。

「橫得像橫樑，豎得像豎柱。」燾健告訴記者，在父親啓源及伯父啓功的指點和啟蒙下，加上自己對書法藝術的愛好，經過不斷琢磨和刻苦練習，才有今日的成就。展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可以說是燾健作品中的亮點，他介紹：此作品近兩百字，從頭到尾寫完要一個多小時，但過程中只要有一個字寫不好或者不滿意，就要重新寫，總共寫了六次才有了最後的成品，「心經就要用心寫。」燾健說。

畫家宋守友以畫魚見著，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江素惠笑稱他為「魚神」。宋守友同樣自幼愛好書畫藝術，尤其受到唐山家鄉皮影戲的影響，對他後來從事繪畫藝術起到一定的作用。宋守友說：「時間、毅力、機遇和刻苦是一個藝術家必備的條件。」宋守友十八歲就到北京中南海擔任毛澤東的警衛戰士，時間對他來說，就是「擠」出來的藝術，他把有限的時間都獻給了藝術。

宋守友擅長畫魚

宋守友的作品《百魚香荷》被毛澤東紀念館收藏，作品被中央國家機關、國務院作為饋贈禮品，以及被國家級博物館收藏，海內外包括日本、新加坡、新西蘭、加拿大等國家的收藏家亦有收藏宋守友的作品。

燾健目前擔任中國藝術名家研究院理事會副理事長，他的作品屢獲國際金獎，獲得中國詩畫大師等稱號。此次藝術展覽還展出其他愛新覺羅家族藝術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收藏及欣賞價值。

此次展覽由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及富興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主辦，展期由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於香港展覽中心四樓（灣仔港灣道華潤大廈）舉行，查詢可電二五九九一一九八。



愛新覺羅·燾健（右）與宋守友現場寫書法 本報攝



宋守友（左）、愛新覺羅·燾健在合作作品上蓋章 本報攝



宋守友（左）、愛新覺羅·燾健展示首次合作書法繪畫作品 本報攝